退溪語錄 全

退溪語錄目錄

自奉
追遠
從兄
行藏
辭受
接人
教人
闢異端
崇先正
鄉黨

退溪語錄卷之一

嘉言編

理氣

問理字之說先生曰知之似難而實易若從先儒造舟行水造車行陸之說仔細思量則餘皆可推也夫舟當行水車當行陸此理也舟而行陸車而行水則非其理也君當仁臣當敬父當慈子當孝此理也君而不仁臣而不敬父而不慈子而不孝則非其理也凡天下所當行者理也所不當行者非理也此而推之則理之實處可知也又曰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放之無外若此理

也歟之無內者亦此理也無方所無形體隨處充足各
具一極未見有欠剩處
問人禀一元之氣而氣質之不同何也先生曰雖曰同
禀一元氣而一元之氣亦自不齊蓋自一元而分爲陰
陽則其氣固有清濁之分陰陽又分爲五行則其爲氣
也或生或克或順或逆或升或降或往或復或來或去
或闢或闔或旺或衰紛綸交盪顛倒錯綜淳漓清濁有
萬不齊人禀是氣而生則其氣質之不同何可恠乎先
儒所謂騰倒到今日者政指二五不齊處言也東方朔
曰天不爲人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勞而輟其廣君子

戒桑

不為小人汹〻而易其行此言當深味也
至日金就礪問今日一陽初動乃天地生物之始也草
木根荄皆動生意於今日否先生曰風霜摧剝之餘雖
枝條枯悴生意未形而其萌長之理已動於今日矣
問一陽未復一草之微皆含生意人為萬物之靈獨無
藹然於今日乎先生曰人為形氣之拘雖與天地之化
似不相干而瀰應消長之理實與天地相為流通先王
於姤復之日有閉關掩身之計以絕氣道防未然也然
則人於此日獨無藹然之端乎非特此也凡介然之頃
善端之萌皆陽復之日也人惟有欲故不能致擴充之

切一端幾萌象慾還汨始與天地之化大相遼絕哀哉
問思慮之所以煩擾何也先生曰夫人會理氣而為心
理為主而帥其氣則心静而慮一自無閑思慮理不能
為主而為氣所勝則此心紛綸繆擾無所底極邪思妄
想交至疊臻正如翻車之環轉無一息之定省也又曰
人不可無思慮只要去閑思慮耳其要不過敬而已敬
則心便一一則心慮自静矣
問鳶飛魚躍與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之義同者何也先
生曰鳶飛魚躍狀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
也惟無欲故理氣流行自然無一息間斷人亦有所事

而無期待去念助長之病則本體呈露妙用顯行亦無
一息之間其像乃如此

持養

問延平靜坐之說於先生曰靜坐然後身心收斂道理
方有湊泊處若形骸放怠無檢則心身昏亂道理無頓
有湊泊處故考亭對延平靜坐終日及退私亦然靜坐
有拘束之病則如何先生曰血肉之軀自少全無檢束
一朝遽欲靜坐收斂則豈無拘束之病須是堅耐辛苦
無快活節更歷歲久然後方無拘束之病矣若厭拘束
而待其自然則是乃聖賢百體從令而恭而安之事非

初學所可能也大抵拘束之病實由持敬之工未至安肆日偷故也心若惺惺無所怠放則百體自能以檢而從令矣又曰為學之道必須專一悠久然後乃能自成而以一出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學則學何由成故朱子告鄧珙曰專一悠久爲成二三間斷為敗

問書箴警之言揭座右觀省如何先生曰古人盤盂几杖皆有銘但心無警省之宗則箴書滿壁亦將視而不見固何益哉為學如張橫渠晝有為夜有得言有教動有法瞬有存息有養則此心常存而不放矣何待於揭座右也

問朱子常令學者於平易明白處用工夫所謂平易明白處乃事親從兄日用常行之事乎先生曰然孔子告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是平易明白處也

讀書

問讀書之法先生曰止是熟凡讀書者雖曉文義若未熟則旋讀旋忘未能存之於心必也既學而又加溫熟之功然後方能存之心而有浹洽之味矣

又曰讀書之要必以聖賢言行體之心而潛求默玩然後方有涵養進學之工若忽忽說過泛泛誦說而已則是不過章句口耳之末習雖誦盡千篇白首談經亦何

益哉

又曰晝之所讀夜必思繹

先生嘗曰聖學不過四書士之志學者舍是書何以哉但今人非不讀之而只以帖誦決科爲業於身心了不相關陷溺旣久難以啓發若是書旣無其弊而讀令人易以感發興起故接引初學必以是書云

又曰能讀此則可知爲學之方旣知其方則必且感發興起其馳外之心小間矣從此做功積習旣久然後回看四書則聖賢之言將節節有味於身上方有受用處

又曰未讀是書猶是人旣讀是書猶是人一句當深戒

也

問敬齋箴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二與貳三與參義同異何如先生曰二与三成數也貳參成其數之名也易參天兩地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論語曰不貳過此三二字亦此意也

奉先

世俗當親喪并祭考妣先生曰揆吉卽凶甚非禮也廬墓之制出於後世葬而返魂禮也但人家內外之分男女之别不能斬然則喪祭恐不能謹嚴終有所未安者

从廿
這君

又曰昔人當喪得病令女僕供湯藥仍得不謹之名乎
生坎軻於世別嫌不可不嚴也
金就礪問內喪以男奴爲祭僕何如先生曰此是非禮
若以女僕爲之則似當而廬所畜婢子又未安以子弟
爲執事陳設諸事皆令子弟行之似合禮嘗觀宗廟之
祭大祝啓君之主櫝內官啓小官之櫝亦以此也
今人弔內喪者雖非親戚而直拜靈座前此非禮也生
時未有通家升堂之分則內外之禮截然不可亂也豈
以之死而遽廢婦人之道乎
問妻亡無子且先繼後則其神主祝文題辭當如何先

生曰主則當書曰故室某人某氏云云朱門人常問此條朱先生曰當以亡室書之云云某意亡字似迫切非不死其身之意以故字書之恐無妨祝告辭亦同但告者則當書夫姓名而夫字不必書也敢昭告亦改曰謹告而去敢字恐或可也

問妻之亡後及妹在室成人而死則其屬稱旁題將何書而可乎先生曰示事皆禮之變處禮之變處聖賢猶以爲難斷者何敢妄議於其間然以所示說言之書亡室某封某氏而不書旁題者似爲得之蓋旁題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乃朱先生說也亡欲代以故字鄙意

白已欲止說耳疑有誤

果如此未知是否無封則稱以鄉貫已歟代以故字之說耳某於妹也亦然亦以右例書故妹云云而無旁題蓋既稱為妹則神之所依何必待旁題然後可依耶旁題乃尊敬之禮不宜施於此等也紙牓之說亦恐太忽略耳

問易月之制雖父母兄弟之喪期月之外不許持服在官者皆吉冠從仕其來已久不可卒改也然當國事固宜如此若四館齋進等宴乃私會也為右位者斷以時王之制強之參宴則如之何先生曰昔呂祖約為東萊之喪解官持服朝廷許之君子至今為善談若欲持服

當如此然後方行己志不然則只得從俗而已吾於時王之制蓋無如何耳

又曰禮無兩是事無兩便在官者若欲行己志事多妨碍終未見其可也

柳仲淹爲人後丁母喪期後不忍脫衰堅欲終制先生甚非之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豈可徑情直行乎既爲人後而又欲顧私親則是二本也其可乎

又曰世人利人之財爭欲爲繼後既爲其後則事生喪制等事反致重於所生之親而視彼蔑如也風俗薄惡一至於此可歎

鄕人尹義貞伐黄腸木爲槨以葬其親先生曰雖欲厚
葬其親豈可伐禁木乎乃引虧姑成婦之事以責之
問時祭奠物右陳何也先生曰神道尚右故也盖左爲
陽而右爲陰所以尚右神道屬陰故也
問祭禮考五禮儀則祭饌品數自卿大夫至士庶人各
有其品品數之外斷不可越否先生曰祭者之名位有
分祭禮亦随其品可也但五禮儀亦有雖從者祭品脯
醢果則甚多而魚肉之膳極少人家魚肉随所得猶可
易備醢脯果則豈能常畜之多乎愚意不必盡從其禮
雖稱家有無而祭之恐亦無妨也但不至僭越可也且

器數不可極煩煩則瀆又不能致潔耳

問朱子嘗歎昭穆之禮久廢作家禮却徇時俗之禮何也先生曰時王之制豈可輕改且禮者天下之通行者也舉世不行則雖成空文何益故其答門弟子書深嘆古禮之不復而終曰豈若獻議于朝一〻滌其謬之爲快也云〻

問世俗多不行高祖之祭忌日或飲酒食肉甚者至預於宴樂可駭先生曰高祖乃有服之親何可不祭程朱已行之考諸禮文可見然時王之制如此何可責彼之不行但當自盡而已

問祖考之終在閏月者復遇〻歲之閏月則行祭於閏乎先生曰閏非正月人之行祭當以正月而獨於是歲依〻歲之月而祭似未穩祭則依常月行之於閏月〻日則齋素而不祭似當也

問長子固不可祭妻父母衆子而為人壻可竝祀祭否先生曰人之長子為人獨女之壻則事大有妨碍而難處者蓋彼無後又無繼後之子則我當祭之而身承大宗祀不可二之也今人或同一祀而祭之其二本甚矣固不足道也雖別立廟亦未免二本之失宜其處不亦難乎但不幸而遇之則當擇其妻族之親分臧獲使立〻

疑主

宜其亦處疑有誤

祀可也

出處

嘗語及世之後於利者反復嘆惜拱手謂在座曰凡我同人須猛省此心勿為小人之歸可乎

我朝言路不廣以有完席也信史之失職以有書司也諫官為人主耳目當各以所聞見論啓而必設完席僉議然後方啓議若不合雖有正論亦不得行其為害豈不大哉古者下至百工各執藝以諫亦何嘗有完席乎史官多而委置於下番一人所見不必皆正而直筆時或為右位不同志者所抹去萬世信書草草也甚可謂

寒心又曰嘗入實錄廳見時政記其實異於朝報者無幾

某曰仕進者若有躁進之心雖弑父與君皆由馴致矣

先生曰然嘗見世之進取者蟻慕羊羶患得患失之態至發於言辭面目之間可鄙之甚予平生踐歷亦多未嘗有希冀得之者

問仕宦者義有當退而君若固留之亦可拜疏而不待命徑去否先生曰杜範理宗時人為參政以言不用抗疏請退帝懇留之範猶力請不已帝命閉城門不許範出範蓋欲不待命而徑去故也范純仁自謫所放歸中

途徽宗遣使召之純仁辭以老病直還田里吳澄去國之日不請而徑去帝遣使追之不及以此觀之古人亦有不待命而去者

嘗謂學者曰古有致仕之禮所以崇廉恥勵節義者也至如宋時雖不及致仕之年亦許恬退以遂其志其待士之道可謂禮矣後世此路榛塞一入名韁更無許退之期可勝嘆哉

尚論

程子後李延平使學者見其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大抵延平之學皆在於此又曰延平之學已覺得通透冲

裕處故氣象如氷壺秋月

（學下疑脫者字）又曰延平黙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說最關於學讀書窮理之法

問許衡出處先生曰立瓊山輩皆詆事元之非但此時義猶主華夷天理民彝典章文物絶滅殆盡天之生衡似非偶然衡若獨善而果於忘世則天理誰明民彝誰正天下其終為左衽而莫之救矣以愚觀之衡之為世而出似不害義未知聖賢復出則其論如何耳

嘗曰皇明學者大抵皆有慈頷氣味獨文清眞得聖賢宗旨又曰文清之學平生用功都在敬字上

鄭圃隱吉冶隱出處有不可知處禑昌既為辛氏則二
公緣何終始委質而不去也是甚可疑
先生曰金宗直非學問底人終身事業在詞華上觀其
文集可知

疑配

寒暄先生之學既無著述又無文獻之可徵其造詣淺
深未可知也今川谷書院中尊祀程朱而以寒暄配享
恐享字之義未可輕也文宣廟中只以顔曾思孟配享
而其餘雖在十哲之科者皆稱殿內從祀程朱大賢猶
列於兩廡而稱從祀以此觀之配與從字有間矣寒暄
之學雖无愧於入廟只稱從祀而不稱配享其可乎此

意通乎院中可也又曰寒暄之學踐履雖篤而於道問
學工夫恐有未盡也嘗閱秋江冷話歎曰東方文獻元
徵昔人言行事業泯沒無傳如此文字亦甚不易
嘗曰趙光祖天資信美而學力未充其所施爲未免有
過當處故終至於敗事若學力既充德器成就然後出
而擔當世務則其所就未易量也
又曰堯舜君民雖君子之志豈有不度時不量力而可
以有爲者哉己卯之失政應此也當時趙靜菴則已覺
其敗事頗自損抑諸人反以爲非至欲倒戈相攻光祖
蓋無如何耳

又曰己卯人材誠非偶然而更張無漸致有士林之禍
若人物藴然而妄作爲鮮有不敗者
又曰嘗於 中廟謁聖望見先祖步趨翼如儀表可象
一見可知其爲人也
又曰趙元紀趙廣臨皆善人也先祖家學淵源亦非偶
然吾東方不無道學之士而文獻无徵其所造深淺无
從考見禹祭酒鄭圃隱則遠矣至如寒暄一蠹諸儒近
在傳聞之世而亦不可尋甚可嘆也以可徵者而言之
則近代晦齋之學甚正觀其所著文字皆自胷中流出
理明義正渾然天成非所造之深能如是乎

晦齋謫居嘗草進修八規欲上未果而卒其庶子李全仁欲成先人之志先生曰時有可不可事有宜不宜以今觀之時與事兩非其宜也或因此惹起事端亦未可知不如深藏篋笥之爲愈也蓋時尹元衡當國而 明廟之疑尚未解雖上遺疏未必有益而或致意外之患故先生力止之

退溪語錄卷之一

退溪語錄卷之二

粹行

先生生于温溪里第大夫人夢見孔子臨門而生先生出於傳聞無可徵信姑記于此以備參考

又曰少時從叔父松齋公于永嘉（時松齋為府使）一日與人遊獵于野醉而墜馬醒来痛自克責警省之心未嘗暫忘到今思之惕然若前日事

十六七時已志於學嘗題池上草亭曰露艸夭夭繞水涯小塘清活淨無沙雲飛鳥過元相管只怕時時燕蹴波其意深長与觀書有感之詩同其意云

自少時書字必楷正雖傳寫抄科文雜書鮮有胡寫亦未嘗求諸人蓋厭人之亂書也

先生嘗曰叔父松齋公勸學甚嚴不假辭色嘗背誦論語自初章至終篇不差一字而亦無獎許之言余之不怠於學皆松齋之恩也

又曰余自少雖志於學而無師友啓發之人倀倀數十年未知入頭下功處枉費心思探索不置或終夜靜坐未嘗就寢仍得心恙廢學者累年若果得師友指示迷途則豈至枉用心力老無得乎此雖是超然獨得自謙之辞而其為學不由師友亦可想也

先生嘗得朱子書于都下自是閉戶靜觀歷夏不輟或以暑熱致傷爲戒先生曰講此書便覺肝膈生凉自不知其暑也何病之有既讀遂刪節其要語爲一帙今之印行節要八卷是也

先生家有朱子書寫本一帙卷帙甚舊字畫刓乃讀而然也觀此亦可想三絶之功其後人多印出每得帙必校讎點竄溫習一過章章融解句句爛熟其受用如手持而足蹈耳聞而目觀故日用之間言默動靜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之義無不洽合於是書人或質疑問難

疑有闕誤

則必援是書而答之亦無不合於事情宜於道義焉是

疑的

乃實見得信得及心融神會之所致非靠書册徇口耳之所可能也若先生可謂善讀書矣

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用心於性理之學章章爛熟句句融會講論之際親切遼當如誦己言晩年專意朱書平生得力處皆自此書中發也

先生尊慕聖賢敬之若神明在上臨文必諱名稱某未嘗犯之

先生讀書正坐莊誦字求其訓句尋其義未嘗以麁心大膽讀之雖一字一畫之微不為放過魚魯豕亥之訛必辨乃已然未嘗劃改舊字必旁註紙頭曰某字疑當

作某字其詳慎精密如此趙上舍穆嘗校讎心經附註字畫之訛者直劃正之註脚之不當删節者即添補之先生責之曰先儒成書何可一任己見去就之太過如此乎獨不思金銀車之誚耶

黄錦溪嘗謂性理羣書註多有舛請改正先生謙讓未遑

問啓蒙等書似不切於初學何如先生曰固是然學者不可不先知也先儒有其說耳辛酉冬先生居陶山玩樂齋鷄鳴而起必莊誦一遍諦聽之乃心經附註也

心法

莊敬

為舉子時嘗遊郡庠衣冠必整言動必謹其接人之際
雖不為崖岸而自有難犯之色肅然人敬而愛之
自少未嘗安肆偷惰晨起必自斂衾簟定省于大夫人
其見兄嫂雖一日屢見必拜致敬
先生曰嘗往琴蘭秀家山蹊頗險去時則按轡驚馭心
常不弛及還微醉頓忘來路之險縱然安行如履坦途
心之操舍甚可懼也
、居處必整靜几案必明淨圖書滿壁常秩秩不乱晨起
必焚香靜坐終日觀書未嘗見其惰容
先生年益高病益深而進學益力任道益重其莊敬持

毅嚴養之功尤嚴於幽獨得肆之地平居未明而起必盥冠櫛衣終日觀書或焚香靜坐常提省此心如日初昇

先生自少天資与道精明溫粹篤厚真純其處心行事出於道義未嘗爲血氣所動 道下疑脫近字

先生謙虛爲德無一毫滿暇之心見道已明而望之若不見德已尊矣而歉若然無得向上之心至死如一日其設心以爲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嘗見世人自許太過者深以爲非必舉以爲戒

先生溫良恭謹端詳閑泰暴慢之容忿厲之氣未嘗加諸身心膽之也儼然有可敬之儀則即之也溫然有可

愛之容德

平易明白先生之學也正大光明先生之道也和風慶雲先生之德也布帛菽粟先生之文也襟懷洞徹如秋月氷壺氣象溫粹如精金美玉凝重如山岳靜深如淵泉望之可知其爲成德君子

處已接物一以至誠無一點鄙詐之心

先生淡然无欲此心常伸於萬物之上天地之間無一物嬰其懷者

先生之學於日用動靜語默上用功平易明白無甚高遠之事而動容周旋中禮自有人不可及之妙

先生充養已至遇事裕爲雖在急遽之間神閑意定無胡乱走作底氣像

先生之學私欲凈盡天理日明物我之間未見有彼此畦町其心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有各得其所之妙若先生者幾乎無我者也

法言

先生對人說話動靜語默各有其節人若有不當問而問不當言而言則必正色不答

人有道故舊之過則必正色不答

聞人不義則反覆嗟惜見人小善必再三加奬

人有質問則雖甚淺近說話必留意少間而答之未嘗應聲而對

先生與學者講論到疑難處不主己見必博采衆論雖章句鄙儒之言亦且留意聽之虛心理會反覆參訂終歸於正而後已其論辨之際氣和辭暢理明義正雖群言競起而不為參錯說話必待彼言之定然後徐以一言條折之然不必其為是第曰已如此以為如何

先生雖文字言語之間未嘗為戲褻之語人有作太真送臨邛道士還報唐玄宗詩欲課之先生批曰太真之事白樂天始作俑焉無遊極鋪張之大丈夫口中豈可

狀出溪醜之語也

自奉

先生五十歲尚未有家初卜于露峰中移于竹谷竟定于退溪之上宅西臨溪作精舍名曰寒棲引泉為塘名曰光影植以梅柳開以三徑前有彈琴石後有古藤石溪山明媚宛然成一別區焉丙辰某始展拜于此左右圖書焚香靜坐翛然若將終身人不知其為官人也

先生性喜通明而惡蔽障至如樹木之類必令疏剔剪去不使翳前

先生雅尚儉素盥用陶器坐以蒲席布衣條帶葛屨竹

杖泊如也溪上之宅僅十餘架祁寒暑雨人所不堪而
處之裕如也永川郡守許時往歷謁大驚曰隘陋如此
何以堪之先生徐曰習之已久不覺也
先生先室夫人田庄在榮川郡頗饒溪上則只有薄田
數頃而終不屑于彼家甚窘來而晏如也
權公礩先生舅也其宅在京城西小門內嘗欲與之先
生辭不取後入都嘗僑寓他處未嘗屑之
金兢礪造幅巾深衣以送先生曰幅巾似僧着之似未
穩乃服深衣而加程冠晩年齋居如此客來則改以常
服焉

先生對客飲啖不聞匙筯之聲其飲食之節雖暑月亦

脯乾而已每食不過數三品雖壯者有所不堪而先生

若啜膏粱（嘗侍食陶山盤中只有菽菜菁根海藿無餘物矣）嘗對客設食亦稱家

有無故雖貴客至亦不盛饌卑幼來亦不忽焉

先生嘗曰我真福薄之人啖厚味則氣如否滯必苦啖

然後方利腸胃云云

先生飲酒未嘗至醉微酡而止其接待賓客隨量勸之

稱其情款焉

先生曰紛華波蕩之中最易移人余嘗用力於此庶不

為所動而曾為政府舍人聲伎滿前覺有一端喜悅

之心雖痛窒慾僅免坑塹而其機則生死路頭也可不
惧哉
開西素稱紛華士之落於坑塹者前後相望先生嘗
為洛文點馬以事留義州一月絶不近色行過平壤監
司為餙名妓以薦竟不一顧
權同知應挺判安東嘗載妓樂過書堂先生作詩諷
之權後乃不敢
追遠
先生曰人於忌祭時嘗并祭考妣甚非禮也考祭〻妣
猶之可也妣祭祭考豈有敢援尊之義乎吾門上嘗如

此而非宗子故不敢擅改只令吾身後勿用俗耳
節祀時享雖祈寒盛暑非疾病則必往奉櫝奠物不令
人代之若得節物或異味則或乾或醢遇節祠享祭則
薦之蓋先生支子未得行薦新禮于家廟故如此
先生以俗節墓祭爲非禮而亦徇俗上塚未嘗祭於家
廟蓋亦朱子答張敬夫俗節一條之意也
忌日不設酒不受肉雖不與祭齋居外寢以終日其待
人亦如是一日客來將設酒知其有忌旋令止之惟設
茶而已隣府送獐遷丁忌日乃還
先生當夫人忌日監司來見先生不稱忌設酒肉皆如

疑互
常但於進肴賓主異饌監司知之乃皆素用
先生或行忌祭于齋宮或問禮乎先生曰祭於廟禮也
宗家或有故且族屬疎遠則行祭其家多有妨礙齋宮
乃墓所非佛寺之比也子孫會于此亦無妨嘗於夫人
忌日某寺食餘餘先生曰世人或於忌日設酒食會隣
曲甚非禮也今日則君還在傍故呼与同食耳
生日不設酒食子孫亦不許獻壽觴悄然終日
先生家廟在溫陽里宗子無後姪子進士完當承祀而
已定居于他處安其田土以遷徙為難先生責以大義
反復曉喩完令其子宗道還居以奉宗祀先生猶以為

肯

嘉出其財力經紀其家凡所以周卹安集者靡所不至
宗家歲久頗荒落宗道欲修治而家貧無以爲材先生令
伐墓木以爲用或以斬丘木爲疑先生曰以之爲私用
則固不可若取墓山之木治先祖宮以奉先祖之祀是
宜搆之大者也有何不可乎嘗以墓田不厚宗子不能
安其生爲恨墓傍邊有賣田者頗高價門族皆欲買占
先生立約必令宗子買之有族姪某不能制欲竟買門
約先生自傷德薄而言不信於門族慼然者累日其人
後欲謁先生拒之不見
嘗謂學者曰吾東方喪記廢毀無可言者世俗例於送

葬之日喪家必設酒食以待弔葬之客客之無知或醉或達朝甚無謂也君輩其講求處是之道及易簀之日遺命禁之若有所難則設所於遠處以待之云云

從兄

先生崇守靜端居未嘗出入而若斯文雅飲里社集宴則亦時往爲親戚若有吉凶慶弔則近必親往遠必使人致禮至老不廢察訪公若至宅則出門奉迎其座也不分賓主必序坐一席怡愉恭謹之容粹盎於外望之令人生孝悌之心

察訪公入門常讓先生先生蹙然如不自容鞠躬而立

曰何敢如是一日語及門生曰古人事兄如事嚴父出
入扶持居處奉養以盡子弟之道今我只有一兄而
未得盡子弟之道可嘆
問兄弟有過可相言之否先生曰此是最難處事但當
致吾誠意使之感悟然後始得無害於義若誠意不孚
而徒以言語必責之則不至於相疎者幾希矣故孔子
曰兄弟怡怡良以此也
訓誨子孫必先以孝經小學等書略通文義然後及其
四書循循有序未嘗躐等爲子孫有過則不爲峻責警
誨諄諄復俾自感悟雖待婢僕亦未嘗怫怒嗔罵內外怡

愉肅穆無所作爲而萬事自理焉

行蔵

戊子春赴司馬覆試不待榜而還鄉未渡漢江聞榜奇而南行自若了無喜色盖已發程或有巫還之事故不爲應榜謝恩也此則出於傳聞未知其然否明其進退不爲名利所動者已見於此行矣

又曰少多疾病自中司馬之後殊無進取之意惟以奉親養病爲心爲仲兄敦勸更作遊泮應擧之計黽勉數月事多肘掣屋宣噐賈精神眩恍中夜思之轉覺不堪遠未幾中棄故以至於今日不然則再入國庠以爲决科决知其不可爲矣

又曰余雖應擧而初不屑於得失二十四歲特達屈三
試亦免落魄意思一日在里第忽有人有事呼李書房
者意謂招我徐而察之則乃人之尋老奴仍嘆曰我未
成一名故致有此辱也造次之頃便覺得失之関心科
目之動人甚可懼也君輩戒之
每有除名必慼然謂學者平生為虛名所累以至於此
吾誰欺欺天乎
君命至門必祗慄惕息亟具冠帶出門祗迎奉置案上
下階四拜然後上堂跪讀又下階四拜
台命每下雖移疾不起常坐不安席夙夜憂惕以俟後

命如不得允則或輿疾登道行且上辭期於得旨而後
已丙寅春某在溪南書堂有　旨宣召先生曰爾須還
去我方病辭何敢與人講論丙寅某將入泮問居是邦
事大夫之賢者友士之仁者都下必多仁賢往見以資
講益何如先生曰爾今日榮守靜
先生入公門必張拱疾趨未嘗緩步嘗爲三殿肅拜自
始至終齋遬翼如未嘗有勞倦之色
先生嘗謂仕所以行道非以干祿故筮仕四十年更歷
四朝而仕止久速一徇于義有未安則必奉身而退
如是前後凡七度或謂先生本少宦情非知先生者也

自通政以至崇品尤少踐歷皆辭謝不得已然後受之本非先生之心也

先生嘗曰我之進退前後似異前則聞命輒往後則有徵必辭雖往亦不留蓋位卑則責輕猶可一去官尊則任大豈宜輕進昔有 名人除大官則輒往曰上恩至重何可退而余意則似不然若不顧出處之義而徒以君寵為重則是君使臣臣事君不以禮而爵祿也其可乎

□疑一

乙巳之亂先生已入罪籍李元祿(芑之姪 荇之子)申救甚力李芑乃反待罪而解之蓋先生修行端潔無有疵累小人

雖欲据攄而不可得且天之生斯人亦非偶然豈讒賊
之所能害哉丁未秋先生病退在鄉拜弘文館應教承
召赴京舟到楊根始聞良才壁書之變未入城堂吏以
朝報來示則大禍已作一時名流或死或竄先生進退
維谷黽勉供職方謀乞外而未得其便未幾鳳城君之
獄已起方玉堂上劄也先生知事不可救獨無一言未
久移疾不出仍出守丹陽上劄之時先生在玉堂故名
列兩劄人以是疑之 先生問答在金而精可考也
立朝之日靜以自守絶迹權貴之門雖知舊間亦未嘗
僕僕往来其所從遊者皆一時之望且其所接引者亦向

學之士
宣廟初年先生以禮判辭遞未及呈告還鄉人皆疑之
蓋奇高峰等諸賢多聚于朝廷每於筵席極言先生
之道德行義無愧於程朱不可不急先超用爲行道濟
時之義云先生聞而不樂一日門人告之曰高峰諸賢
之意皆以爲先生先爲入相然後吾道可行當請對陳
啓云先生瞿然即不告諸友翩然南行蓋先生之意深
欲遠避嫌疑之故也非無故而速行者也
時事一變先生無意行道丹陽之出蓋將爲賦歸計也
簿書之暇惟以書史自娛或獨往龜潭石門之間徜徉

終日而返其治郡也琴鶴清風邈古先前以還也行李
蕭然只載三箇恠石而已更無餘物焉移守豐基留
意學校茂陵周愼齋首刱白雲書院而事尚無竟先生
上書方伯轉達于朝其賜額頒書蓋自先生始也暇日
至院中与諸生講學不倦必以古人爲己之學諄複
論至於科業則雖莫之禁而非其所勸也
郡有小白山乃南紀之名山也先生嘗夏跃馬獨往登
陟留憩累日方返飄然有南岳之興
吏治一以簡靜不擾爲尚其收賦於民也雖甚輕約而
若民所當爲者則亦無所增減不爲違道干譽之事故

屋郡無赤〻聲人謂先生不及於周慎齋云蓋慎齋爲
政頗用術數顛倒一郡之民故民翕然稱之先生悃愊
無華一以其正人不知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故云耳
然此豈足以論輕重乎其待吏民一以誠信不逆其欺
詐也
監司公竟罹大禍即弃官歸家尤無意世事先生早失
先子先夫人以寡居窮甚其應擧決科實爲便養計也
遠坐舅罪不許臨民之官未幾大夫人下世先生每懷
蓼莪風樹之感聞人語及養親之事則必蹙然稱罪人
道山賜暇之日同僚皆放曠無檢日以觴詠爲事先生

獨終日端坐或閉門觀書雖時與諸人遊賞而亦不至
流蕩同儕皆雅敬志操不以異己疾之
丙辰年嘗赴召時尹元衡當國方朝廷濁亂有一史官
譏其出處蓋不知先生心事也初 明廟召命累下而
猶堅辭者政以時不可出也徵召漸峻至有以予不足
與有爲云云之教先生聞命瞿然黽勉詣 闕然非其
心也故除大司成工曹參判而未嘗爲供職計在都一
年長在散秩孰謂先生昧於行止乎
在都尹元衡爲榜會先生稱疾不往
爲大司成以作人爲己任通文四學以勸勉又發策問

以為學之道時士習已敗反以為迂無一人對策者
館學儒生以飲食美惡為養士之能否少不如意則謗
議沸騰官員或曲為要譽供頓極其豐美庫子蕩盡無
僕亦不支先生甚畀陋之及為學官惟以禮義養士而
口體之養不為致力館中皆怫怒先生知士習不可變
未幾移疾不出
先生嘗以在野帶官銜為未安控辭累年乙丑 明廟
始許之先生感戴天恩喜形于色顧謂左右余自此始
為天放之身矣賦詩八章以記喜
明廟初喪先生以為五禮儀君臣喪制多不倫欲依朱

𥫗言子君臣服儀叅酌更定諭諸禮書禮書堂上難之故其議遂寢

先生嘗以為人君不識仁之體段故天地萬物与吾不相干一膜之外皆為楚越故於 宣廟即位之初請講西銘

辭受

先生嚴於辭受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取予於人若州縣官以交際之禮来饋則亦不苟辭時有一官頗不廉數来展謁時或致物先生亦受之門人趙穆甚不悅其納雖未及致問然以愚忖之先生非苟受也細觀孟

子却之不恭章則可意會耳

人有所饋雖非不義之物必辭其多而受其少嘗有獻

山梁二首留一而還其一其他類是

州府若有饋遺則必先送于察訪公次分于隣曲親戚

及門人之來學者未嘗留患於家在京俸祿所入足以

自贍餘周鄉親舊而必以親踈貧富爲度未嘗傷惠焉

接人

常客来嘗有酒食而必預敎家人以供具之未嘗對客言

之

先生退居若有尊客則必具堂上冠服但不着帽束品

从人

帶送迎必於大門外升降揖遜動中規矩不失尺寸焉

先生待人喜怒不形於色榮川倅李銘素暴慢嘗來謁踞傲無禮咳唾自若指點屛簇評論書畫先生隨而答之侍坐者皆有慍色而先生略無幾微見於顏面

先生待人甚恕苟無大故者則未嘗絶之皆容而教之冀其遷改而自新焉

有錄事梁成義者爲本縣縣監士人皆賤其爲人先生盡其民主之禮久而愈敬成義反挾地主之尊嘗到漁梁伻邀先生辭甚倨傲先生辭以疾令奉化往見聞者皆怪怒而先生終不言其失

設戡 李戩之未敗也爲慶尙方伯來訪書堂先生見之後戩黨李樑將陷士林先生指堂上一處曰此某當日坐處咫尺相對安知其惡之至此乎嘆唾者久之

朋友死雖遠必遣子弟齎文致祭

教人

待門弟如待朋友雖少者必未嘗斥名稱汝送迎必下階周旋揖遜致其敬坐定先問父兄安否

某讀大學於理氣上未達先生曰君未學太極圖說故面墻如此即今讀之又曰太極圖中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一句最學者用功夫地頭修之悖之只在敬肆

口

之間可不慎哉盖學者不可不先體段故多教以太極西銘啓蒙等書南冥曺植聞之乃有手不知洒掃之節而口談天理之奥云先生貽書辨之門生李德弘初志於學嘗欲學啓蒙先生曰君管讀四書此非所急也問禹性傳柳成龍以為朱子書不如心經之切要其說如何先生曰未嘗讀了而遽有是說不可必沈潛積年熟讀詳味然後方知親切也且為學何可徑約而厭煩乎

教人一以性理之學或以科業來問則亦不苟辭而非所勸也士子来適值科擧請留習科文先生曰凡肄業

各有所欲習科文不須留此也

問製於科目爲學不專欲停擧業先生曰此意甚好亦非好事昔蔡伯靜兄弟不事擧業專意學問卒傳家業爲世大儒如此則可也雖停擧業若無其實則濟得甚事卽將蔡氏行狀以示之曰賢能如此用功否宜書一通常自觀省

問科業亦不進雖居泮無益欲留受業先生曰有父兄在何可自專曰得命矣先生帖曰此中士友多有不做其功而僥倖於一得甚不滿人意聞已停行且欲專意讀書深賀君得請於大人前也

先生謂柳仲淹曰眼中朋友未見有長進者又不曾信向此事豈吾所爲無足信耶甚可憂懼

學子質業請益隨其淺深而告諭之若有未曉處則反覆詳說啓發乃已訓誨後生不厭不倦雖有疾恙不輟講論易簀前月已被重疾而尚與諸生論學無異平昔諸生久乃覺之輟論數日其病已革矣

士子遠來或有窮束則雖疏食菜羹必與共之若有疾病必躬往診視以濟湯藥

崔應龍問邢恕得罪於師門而猶列於弟子何也先生曰所以警後世學者也和叔從兩程甚久而一念之邪

便為索性小人學者可不懼哉

闢異端

先生之學一以朱學為的見人之尊陸學者必深排而痛絶之盧蘇齋尊信困知記頗甚先生以整菴之學自謂非異端而陽排陰助左遮右攔實程朱之罪人也与蘇齋力辨之蘇齋終不以為然獨高峰奇大升与先生合作困記知跋以斥其學先生見之曰這議極明快甚不易、、、、

先生於異端如淫聲美色猶恐絶之之不嚴曰我欲看佛經以覈其邪遁而恐如涉水者初欲試其淺深而竟

有後溺之虞耳學者但當讀書知得盡信得及如異端文字專然不知亦不妨也

少時遊清凉山作白雲菴記寺僧刋留菴壁先生晩乃聞之即令去之

山僧来請詩雖不拒而但寫烟霞水石之勝以付之無一字及於僧家者晩年亦鮮有作

初作陶山書堂欲令僕隷守之惡其不潔令山僧别居隴雲精舍以守之蓋亦朱子俾道士守雲谷底意也

問儒生請戮普雨䟽以復讐討賊為辭何如先生曰草野之言例有過激然必須當其實然後方可壓服心而

回天聽今兩之罪在於妖言罔上蠹國害民使異教日
熾吾道日微則其罪固可戮也至加以詆詳則非其罪
也是故言之愈激聽之愈邈非徒不能回天彼亦不服
其辜而且有辭矣
問儒生空館何如先生曰有言責者諫於其君而不聽

疑既事字

則去可也至於韋布之士本無言責其上章論非其職
也若事關宗社之存亡吾道之盛衰義不可不言則亦
可上章論列其聽與否在於君上豈可必其見聽而以
得請爲期哉今之館學遇事必上章若不得請則相率
而空館空館而猶未得請則又相率而罷館其去也猶

恐不先其聚也猶恐或後去之既其非道聚之又無名是甚道理古之君子當國家大事奮不顧身上章抗論而君不聽我則决然而去終不出者有之是則可貴也若其空館則吾不可知也問空館始於何時先生曰以見於史者言之恐出於宋時捲堂也又曰空館疏似要君

乙丑夏　文宣昇遜館學生請誅普雨至於空館而來請嶺南儒生通文一道請倂上疏先生曰以討賊復讐誅普雨既不當其罪而通文一道相率請倂又非便盖人各有所見何可爲同若事於人心之所同然雖不待

通文而必相齊應如其不然則雖家到戶曉亦無應者
矣故人有所言之事則必自陳疏可也豈令通一道相
率赴闕也於是宣城永嘉之士聞先生之教獨不赴闕
又曰通文上疏非儒者所當爲也

崇先正

中朝去文廟追崇之号改題先聖先師 朝廷亦有欲
遵是制者先生曰聖人之德雖不以封贈而有所加損
然尊以是號世代已遠程朱大儒亦無異議而一朝削
去實所未安今此擧措何可輕議
我 朝從祀之典多有未喩者如崔孤雲徒尚文章而

諂佛又甚又曰每見集中佛疏等作未嘗不深惡而痛
絶之也与享文廟豈非辱先聖之甚乎可嘆〻〻又曰我
朝四賢雖有功德至於從享聖廟則亦未可輕議也時
館學生上疏請從祀先生聞之終不以爲是
川谷書院伊川先生祭文恭喧二字未穩當改辨正大
字可也蓋畫像贊曰展也大成謚曰正公正大字尤着
題
烏川金富弼問易東書院尊祀程朱先生何如先生曰
兩先生皆大有功於易學者也旣曰易東則立廟尊祀
配以禹祭酒固是盛事但院中諸事草〻已甚旣無學

田又鮮典僕卒然建此重禮終至於褻慢則求而尊之反以慢之也恐不如獨祀爲祭酒爲便

金富弼闕書院學田所入不足請儲穀息利先生曰息利二字不是儒者所道

周世鵬創白雲洞書院後人欲配享于院廟先生曰海州文獻亦欲如此物議甚騰竟未之果俟是非之定爲之亦未晩也且彼既立廟而以某配享則於其心安乎蓋周濡迹於李芑之門其處身有大狼狽處先生此言實有微意

鄕黨

起居

陶山精舍下有漁梁官禁甚嚴人不得私漁先生每當暑月則必居溪舍未嘗一到于此蓋避是嫌也曺南冥聞之笑曰何太屑屑也我自不爲雖有官梁何嫌何避先生曰在南冥則當如彼在我則亦當如是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可不亦宜乎

先生居鄕凡調役征賦必先下戶而輸之未嘗有逋稽里胥亦未知爲達官家嘗出坐溪邊畫夫來告曰今年柏林之禁進賜戶當之先生笑而不答蓋柏林在溪東令先生戶守之

鄕人志學者或恥品官之列先生曰鄕父兄宗族之所

在矣以隨行為恥何意或曰門地卑微者居右實有牛後之恥先生曰鄉之所貴者齒也雖居下於禮於義有何不可

別嫌

問妻兄孤寡無所於歸又無家可別居則同室而居何如先生曰此恐於義有未安也今人雖以妻姊妹為至親無間內外然歐陽公兩娶薛家呂東萊再聘韓無咎女古禮如此則今以至親待之同室而居豈是別嫌之道若無所歸則但當築室而別居經紀生理俾不失所也仍曰嫌疑之際不可不慎昔歐陽公收養族女之無

依者及長嫁之又寡孀因畜之一家忌公者謂公不修帷
薄有識者皆疑之公至上疏章辨誣然後方雪此亦不
能別嫌之過也
問守令為邑宰子弟往從於義何如先生曰以國法揆
之妻子雖當率去而已嫁之子女不許帯行則子弟之
不去為是但以古事揆之李信甫任鉛山時延平先生
時亦往來或與夫人同往以父從子猶可況子從乎然
古今異宜而中原則為郡縣者皆有月俸雖仰事俯育
以及親戚猶無害也今則無月俸之制而以官物為己
用則多率子弟涵煩官舍豈合於義乎為子弟者雖曰

覲省往来不可留連以貽其獘

久[illegible]之天寡固當之一家忌以者謂以修[illegible]

薄有識者皆疑之公至上疏章辨誣然後可雪其不

能別嫌之過也

問自今爲邑宰子弟往從於義何如先生曰以國法擬

之妻子雖當帶去而已嫁之子女不許帶行則子弟之

不去爲是但以古事擬之李信甫任鈆山時延平先生

特以往來或與大人同往以父從子猶可况子弟乎然

古今異宜而中原則爲郡縣者皆有月俸雖邑宰僚官

以及親戚猶無害也今則無月俸之制而以官物爲己

用[illegible]於義乎爲子弟者雖